



田园将芜。

后乡村时代纪事

江子 | 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田园将芜。

后乡村时代纪事

江子 | 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田园将芜：后乡村时代纪事 /

江子 著. -- 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224-10540-7

I. ①田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散文集—
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8651号

田园将芜：后乡村时代纪事

江子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)

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 / 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12千字

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10540-7
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投稿邮箱 bwcq@163.com

发货电话 010-88203378

田园将芜——后乡村时代纪事

目 录 CONTENTS

告别与出走

歧路上的孩子 · 3

老无所依 · 18

乡村有疾 · 32

粗重的奔跑 · 45

大雪还乡记 · 57

消失的村庄 · 69

舞者 · 74

周家村笔记 · 82

散落在乡间的那些文字 · 95

永远的暗疾 · 101

疾病档案 · 111

失踪者 · 134

在城市 · 140

四海之内皆兄弟 · 153

无处安放老照片

血脉中的回声 · 169

爹娘入城记 · 184

你是我的神 · 196

绝版的抒情 · 213

对岸的村庄 · 217

血脉里的赣江 · 222

流浪的篾刀 · 226

消失的洲 · 231

关于赣江的片断与札记 · 235

赣江以西 · 239

沿着赣江，边走边唱 · 284

我成了故乡的卧底（代后记） · 298

告别与出走

歧路上的孩子

1

我的妹妹决定去广东。她说要去找她的丈夫。今年春节，她的丈夫因为工作忙没有回家。至今为止，她近一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了。

我的妹妹不是上过什么大学、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女子。她不过是个农妇，一个识字不多的乡下女人。她的丈夫也不是拿国家薪水的公务员或者大公司的老板和白领，他只是一个进城的青年农民，一个城里的街头一抓一大把的打工仔。

自从妹妹和妹夫结婚开始，妹夫就长年在广东做工，一年顶多回一次家。我的妹夫是一个相当老实本分的人，没有多少文化，每次见到我，都不太敢和我说话。可是，他的村庄资源非常贫瘠，人均七分地，且十年九涝。出门打工，是没有办法的选择。

妹妹要去广东我想多少隐藏了她对丈夫的想念。可是她没有说。作为一个乡村妇女，她当然羞于表达这一点。她的理由是要带孩子去看爹。她担心孩子长期见不到爹不好。到底哪里不好，她说不上来。

我的妹妹有两个孩子。其中大的七岁，在更小的时候经常说

一些“唐僧是树变的”、“关云长的大刀会流血”之类莫名其妙的话，曾经是死缠烂打的那一类，记得有一回我被缠得没法子只好关门躲避，他在门外把门踢得砰砰直响，最后索性大哭了起来。要知道，我老家的孩子，大多数见到我就像是老鼠见到猫。而现在他变得有些害羞，特别奇怪的是，他不吃荤食，只是偶尔在大人的逼迫下喝点肉汤，我笑他前世准是一名和尚，他把头低下去，嘿嘿嘿直笑，嘴里嘟囔着说，我是和尚你是方丈呢……小的只有三岁，他的妈妈和奶奶还经常抱他，他经常在大人的背上偷偷脱下鞋子，待发现后他笑得咯咯咯地响，深为自己的恶作剧感到骄傲……总之，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。

妹妹带着孩子们在老家留守，妹夫在广东打工，这样一来，他的老娘——一个七十多岁的乡村老妪长年看不到儿子，妹妹长年见不着丈夫，我的两个外甥在长期缺乏父爱的环境中长大。对两个外甥来说，爸爸是一个不真切的存在，他不过是手机里没话找话说的一个声音，墙壁上的几张影像模糊的照片。每次我回老家去看他们，顺便问起他们是否想爸爸，七岁和三岁的两个孩子就好像都商量好了似的一起低着头不说话，让我看着十分不忍。

我的妹妹一家上路了。她背着两个或多个蛇皮袋，蛇皮袋里放着他们一家老小的换洗衣服、洗刷用具，孩子的书包和玩具，还有路上吃的食物。她的两个孩子，大的那个可以由她家婆牵着，三岁的肯定是她抱在怀里。她的家婆年纪大了，脊背弯曲，瘦骨嶙峋，肯定没有力气抱。我的妹妹就这样摇摇晃晃、顾头不顾腚地上了火车。她出远门不多，还缺乏旅途生活的经验，带着老人孩子登上火车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紧张。这样一支背着蛇皮袋、由老弱妇孺组成的寻亲团，更像是一支逃

亡的队伍。而两个孩子，因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，肯定会有一些兴奋，当然更多的会是陷身陌生人群的恐惧。他们或紧紧攥着大人的手，或用双臂紧紧缠着大人的颈，唯恐一松手就把自己弄丢了。当他们在座位上小心坐下，我似乎看到，车厢的玻璃窗后面，那几张被旅途挤压得变形的、惶然无助的脸。

2

我的侄子离开老家的时候是在农历五月。他出生于那一年农历二月，五月时他其实刚满百天。那一年端午刚过，我的弟媳不顾我父母的一再规劝、哀求，决定第二天离开我的乡下老家回广东东莞。她说到“东莞”这两个音节时流露出的甜蜜、亲切和向往之意，以及脸上不加掩饰的迫不及待的神色，让人以为是一个游子说起故乡。而事实上，东莞不过是她和我弟弟打工的城市，在那里，除了一间小小的租赁的房子，他们依然一无所有。现在，弟弟依然在东莞，弟媳此去，他因请不到假并不能回来接送。可是弟媳已经义无反顾，她的情绪已经坏到了极点，几个月的乡村生活，让原本温顺乖巧知情达理的她，变成了一个疯子。

我的父母对弟媳近乎哀求的挽留并不是对弟媳有多么不舍。他们知道在当今时局，离别是最平常不过的事。他们舍不得的是我的侄子。对父母来说，我的侄子只是一团柔软的肉，一个还经不起任何惊吓伤害和搬移的易碎品，一个连轮廓都来不及长出来的婴儿。我父母认为，我的侄儿暂时不宜离开老家，因为弟媳所说的他们没有到过的东莞不能为孩子的健康成

长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家，年轻的弟媳又没有足够的育儿经验，很难对孩子做到悉心的照料。而且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坐汽车转火车去千里之外的地方无异于逃难。

可我的父母最终拗不过弟媳。因为生孩子，弟媳从春节开始已经在乡村老家待了五个多月。她是湖南人，对我的老家——一个位于江西吉水赣江边的名叫下陇洲的普通村庄，她在情感上多少感到有些生疏。在年轻人都出门打工、只留下老人和孩子的乡村，只有二十来岁的弟媳难免会感到寂寞。乡村的各种条件依然简陋，比如电视只有两个台，吃回肉都要跑到三里之外的小镇购买，厕所竟然到了不遮羞的地步，她能待上五个多月已属不易。她无法忍受情有可原，她要离开也在情理之中。作为孩子的母亲，把孩子带在身边更是天经地义。

父母只好妥协。他们心如刀割，表情凄然，可又不得不在弟媳面前强装笑脸。他们忍不住一遍一遍地亲吻孩子的额头，除此以外，他们束手无策。当看到去县城的班车远远开来，他们点燃了送别和祝福的鞭炮。在弟媳背后的襁褓中睡得正酣的侄子，此时被突然响起的鞭炮声吓醒，在我老家门前的巷子里发出了一路不顾一切的哭声。听着我侄子的哭泣，目送着班车渐渐远去，我年事已高的父母背靠在插着祈求平安的新鲜艾草和菖蒲的门前，不禁老泪纵横。

3

乡村越来越荒凉了。青壮年大多去城里打工了。他们背着行李，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乘坐春节过后的班车离开家乡，向

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城市潮水般涌去。他们脸上的笑容，让人怀疑他们要奔往的，是一个传说中满地都是金子的城堡。他们走下班车，又登上了火车。我似乎看到他们在人群中的紧张、慌乱。他们背着行李，穿行在车厢的过道。当他们找到位置坐下来，似乎他们脸上有了短暂的轻松。在硬座车厢的座位上，他们的脸上向往和迷茫交织……那坚硬的呼啸着喘着气儿奔跑的火车，正成了他们在异乡的生活的隐喻。他们幻想着自己有像火车一样的速度和把大山戳出一个个洞的力量，可是，生活总是把他们扔在一个又一个一无所知的站台上。他们携带着梦想远行，却又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，就像火车的前方，正是不可知的未来。

而在这一场中国乡村大迁徙中，在这一场乡村与城市的博弈中，那些无辜的乡村孩子，成了被扣押的人质。他们本来还处于游戏的年龄，却要被沉重的命运驱赶。他们与老人一起驻守在残破荒凉而寂寞的村庄里，或者被火车押解着行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。他们的一张张过于早熟的忧伤的脸，被异乡的月亮睥睨，他们的睡梦，被故乡为离别炸响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惊醒。而他们内心的残缺和伤害，是乡村被放逐之后必须付出的成本。

每次在旅途和乡村看到这样一张张无辜受难的脸，我的心里就会非常难受。

4

我初中的同学黄小文前些天从故乡来到省城。他在我曾就读过的中学当校长。老朋友的造访总是让我开心，我在酒店招

待他吃饭。多日不见，我们推杯换盏，说起小时候的许多人和事，心里油然荡起一阵阵欢娱。我问起他的工作情况，他顺便跟我说起不久前学校发生的一件事。故事的主角是个初中女生，年龄只有十三岁。听他们的班主任讲，这个女生身材瘦弱，平日里沉默寡言，独来独往，丝毫不引人注目。可有一次，她成了全校的新闻人物，因为她突然晕倒在教室里。女生的晕倒使正常的教学工作无法进行，教室里乱成一片。我的同学黄小文闻讯赶到现场，立即组织师生把孩子送入医院。医生初步诊断后说，孩子的昏倒乃是青春期营养不良引起的贫血所致。经过医生简单的救护，女生慢慢醒了过来。

我的同学想从孩子的嘴里获得她父母的电话号码，以通知他们及时赶来。孩子摇了摇头说，别打了，父母都在广东打工。家里没有任何亲人了。

黄小文说，你知道么，那女生每到周末回家，都是一个人守着一栋空荡荡的房子，洗衣做饭，自己照顾自己。每天泡一碗方便面、吃一碗水泡饭太平常了。

而现在的乡村，这种情况的孩子远不止一两个呢。

我记得我当时的反应。我准备夹菜的筷子悬在半空中。我心里非常非常难受，胸口闷得慌。我突然有一种想骂人的冲动。我想我的表情肯定非常难看。黄小文有些吓坏了。我们的谈话被这片刻的停顿扰乱了。

可我能骂谁呢？骂女孩的父母对自己亲生骨肉不管不顾？他们奔赴异乡，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可以好一些。我能骂那女生不晓得照顾自己？她只有十三岁，就已经在逼迫下开始学习独立生活。我能把罪责归咎于故乡过于贫困、乡党过于愚笨吗？土地是无罪的，我的乡亲一个个都有着世袭的勤劳、俭

朴和隐忍的美德。他们曾经长年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劳作生活，他们更希望从土里刨出金子。但是，他们都失望了。他们不得不奔跑在逃亡的路上。

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城里一个不错的饭馆。我们的饭桌旁边有一群人正在斗酒。另一张桌子上，几个穿着时髦的青年男女正在发出愉快的调笑。他们的餐桌杯盘狼藉。如此景象，足以让我们相信我们遇上了好时代。如果我控制不住咆哮起来他们一定会用嫌恶的眼神看着我，就像看着一个疯子。

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5

经常在因特网、电视、报纸上看到和听到一些火车上生孩子的消息。

我在“百度”里输入“孕妇火车临产”几个字，找到的相关网页就有约 62 900 篇。现将其中几条消息摘要抄录如下：

1. 孕妇火车上临产两列火车紧急让道送其入院产子

2007 年 3 月 26 日早上，成渝线洛中子车站附近，1322 次列车（广州开往重庆）上一孕妇突然发作出现临产症状，情况十分危急！成都铁路局调度中心让前方行驶的两列火车紧急让道，列车全速开往菜园坝火车站，随后孕妇迅速被送往医院，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，目前，母婴平安。

……据陈先生介绍，他和妻子一直在广州打工，由于怀孕的妻子还有十多天就到预产期，2 日下午，他们便坐 1322 次列

车准备返回涪陵老家待产……

2. 孕妇火车临产同车医生接生母子平安

2005 年 7 月 28 日凌晨，深圳开往湖南岳阳的一列列车上，一名孕妇突然临产。此时离最近的车站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列车长果断下令在列车上寻找医生。随后，两名医生和列车工作人员在车厢内为产妇进行接生，最终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。

……原来，这对夫妇长年在东莞石龙打工。怀孕后，孕妇曾经到医院进行过检查。检查结果显示胎儿脐带绕颈，很可能需要剖腹产。他们打听到在东莞进行剖腹产需要七千余元，而在老家岳阳却仅需两千余元。为了省钱，这对年轻夫妇决定冒险乘坐火车返回岳阳老家生产，此时距离预产期仅有一个星期时间……

3. 孕妇火车上临产列车员乘警围成人墙播音员接生

在温州开往南京的 5056 次列车上，一名孕妇突然临产，列车上的播音员刘长爱“徒手”为孕妇接生，使一个小生命呱呱来到人间。

2005 年 4 月 13 日傍晚 5 点 45 分，该次列车刚刚从温州车站驶出五分钟，一名男子匆匆跑到列车长袁伟面前，“不好了，我媳妇要临产了。”

……据了解，产妇和其丈夫王多权均是贵州余庆县松烟镇人，准备乘坐该次列车经南京返回老家生孩子……

4. 大年初一孕妇列车上临产

大年初一（2007 年 2 月 20 日）凌晨四点半左右，杭州开往大同的 1592 次列车途经安徽滁州市，一名孕妇乘客突然临

产。列车长闻讯后，立即组织列车员安抚照顾孕妇，而一名学医的女学生边打电话询问导师接生知识，边帮助接生，产妇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……经询问了解，黄某是从常州回安徽砀山过年的，由于长时间坐车，心情紧张出现早产症状……

……

那些在火车上生孩子的人，几乎都是出门打工然后急匆匆往回赶的乡村妇女。

几乎所有消息的撰写者都极力把救助场面的气氛渲染得紧张、危险而热烈。的确，对于记者来说，这是一块好料。它既有利于塑造铁路部门出于人道主义倾情救难的良好形象，又有利于宣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公德。在这些消息中，列车长、医生、列车播音员无疑成了事件的主角。我甚至能从这些消息中感受到记者下笔时的激情澎湃热血飞扬。

可真正的主角被忽略了。我说的是那个产妇和生下来的孩子，还有产妇的丈夫。生孩子这样的大事，最适合的地点应该是医院和家中。可他们为什么要等到临产才匆匆往家里赶？是什么让他们饥不择食慌不择路？是什么在背后举着鞭子，抽打得他们无暇顾及孩子出生而奔赴在求生的道上？他们是否要用一生来对孩子深怀歉疚？当有一天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做父母的会是怎样的尴尬，做孩子的会是怎样的委屈？

6

这是在广州到安徽合肥的火车上。我刚在广州开了一个会，正在回南昌上班的途中。时值六月，天气很热，当我登上

火车，我的背上全部湿透了。

而火车上与我邻床的一个农民模样的旅客比我湿得还要厉害。当我看到他时，他的头上冒着阵阵热气。他的脸上全是汗水。他一个劲地用一条褪了色的旧毛巾擦汗。可是他刚擦完不久，汗水又在他的额头冒出来。

他五十多岁，皮肤黧黑粗糙，白色的衬衣皱巴巴的，露出里面褪了颜色的红棉背心，一副农业学大寨年代的宣传画里的农民打扮。当然他的神态远没有宣传画里的气宇轩昂，那张胡子拉碴的脸上有些苦涩。

他坐在我的床位上。床位间的茶几上堆了一个鼓鼓的塑料袋，我的床上也放着一个旧的鼓鼓囊囊的旅行包。旅行包的提手虚了边，看样子就要断了。

他看到我向他出示火车票，马上停止了擦汗，脸上堆满了笑，用我非常难懂的方言说同志，我没买到下铺的票，你能不能给我换到中铺？我带着孩子呢。

——这时候我才看到孩子，在他的身后，旅行包的前面。

孩子很小，和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羊羔差不多大。虽然嘴巴里咿咿呀呀的，但还不会说话。眼睛黑亮，会看人，还会笑。一笑，露出俩小酒窝。然后又被别的什么吸引了，一脸的疑问。一会儿，就觉得无趣了，转过身去背对着人，举着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放到嘴里吮吸，口水流了下来，打湿了床单。

黑黑的鬓发，白胖的小脸，长长的睫毛，小巧的嘴巴，藕节一样柔嫩的胖乎乎的小手，和年画里的娃娃差不多。如果穿一件红色的肚兜就更像了。不过，她穿着白底蓝色碎花的连衣裙。

孩子可能不到一岁。一问，果然只有十个月大。不会走路，大人扶着她坐起，一会儿就倒下去，再坐起，又倒下去。